

辰子很郑重：“这么大的事几句话也说不清楚，怨晚辈直言，你们被骗的太久了，中的毒也太深。我建议你们先好好看看《九评共产党》和《解体党文化》这两本书，这样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，啥都清楚了。”

辰子说：“你们想，全世界都可以炼法轮功，为什么大陆不许炼？什么东西才怕真、善、忍？”

四人感到震惊。

辰子：“我有很多照片和录像，详细的给您介绍国内听不到的真实消息。《九评共产党》发表仅仅两年多就有两千多万人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中共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，再焚尸灭迹等等。国际组织宣布，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也要一查到底。”

看到老人迷惑、期盼的目光，辰子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今天下午就把录像给你们送家去！”

老人们赶快说：“那我们在家等着了！”

（文 / 北法）◇

《九评共产党》2004 年 11 月发表于海外最大中文报大纪元时报。随着《九评》的广泛传播，引发了退党大潮。截至 2007 年 8 月 18 日，总计退党、团、队、人数超过 **2500 万人**。很多政府、军队官员认识到共产党的解体已成定局，纷纷汇入退党大潮。

辰子很郑重：“这么大的事几句话也说不清楚，怨晚辈直言，你们被骗的太久了，中的毒也太深。我建议你们先好好看看《九评共产党》和《解体党文化》这两本书，这样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，啥都清楚了。”

辰子说：“你们想，全世界都可以炼法轮功，为什么大陆不许炼？什么东西才怕真、善、忍？”

四人感到震惊。

辰子：“我有很多照片和录像，详细的给您介绍国内听不到的真实消息。《九评共产党》发表仅仅两年多就有两千多万人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中共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，再焚尸灭迹等等。国际组织宣布，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人就是跑到天涯海角，也要一查到底。”


看到老人迷惑、期盼的目光，辰子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今天下午就把录像给你们送家去！”

老人们赶快说：“那我们在家等着了！”

（文 / 北法）◇


《九评共产党》2004 年 11 月发表于海外最大中文报大纪元时报。随着《九评》的广泛传播，引发了退党大潮。截至 2007 年 8 月 18 日，总计退党、团、队、人数超过 **2500 万人**。很多政府、军队官员认识到共产党的解体已成定局，纷纷汇入退党大潮。

小小小说



第五期

小小小说



第五期

《赵姨家的故事》	3
《烛光》	8
《明白和糊涂》	11
《聊天》	14

送你一双自由的翅膀
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：以四个频率向中国大陆播出，广播频率和时间为（皆为北京时间）：早上：6-7 点，9.635 兆赫，7-8 点，7.310 兆赫（《九评共产党》连播） 晚间：7-9 点，7.280 兆赫，9-10 点，7.310 兆赫，凌晨：0-1 点，11.765 兆赫。

明慧广播电台：每天播出三次。北京时间，早 6~7 点，7105 千赫；晚 9~10 点，6030 千赫。晚 11~12 点，11700 千赫。

突破网络封锁：用海外邮箱给 **d_ip@earthlink.net** 发一封空邮件，10 分钟内会收到三个动态网当前网址，点击即可安全上网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！

注意：动态网近期网址 **https** 是加密网址，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，请点“是”和“确认”，即可加密访问。

派份子’，全家下放劳改。这一下子前后就十八年哪！”

老局长气愤的：“你信不信，这就是党史！”

老郝：“让你永远都寒心，让你永远都打颤！”

老杨：“我那时真是天真幼稚啊！现在知足喽，退休时当了正院长，养老金上万啦，儿孙满堂，我可不愿再找事了，过几年平安日子吧。谁敢碰这样的事呀。你看法轮功好好的一群炼功的人，一夜之间就成了敌人了，太可怕了！”

四位老人沉浸在这一页页历史和不解的现实中，空气凝固了，时间似乎也停在这里了，大家竟然忘记了回家。

突然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闯进来：“伯伯、叔叔好！”

老张高兴了：“这不辰子吗！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”又拍了一下老郝的肩：“儿子回来你也不说一声。”

辰子：“我昨晚刚下飞机，回来是给公司办事。今天你们怎么都不吃饭了？我不放心，来找我爸。”

老局长赞叹着：“瞧人家那儿子！”

辰子：“您老几位聊什么呢？”

老郝：“说我们过去的事，说法轮功。”

辰子问：“不知道你们对法轮功怎么看？法轮功在国外的迅猛发展，得了上千的褒奖，那气势！”

老局长热切的问：“真的？”

《赵姨家的故事》	3
《烛光》	8
《明白和糊涂》	11
《聊天》	14

送你一双自由的翅膀

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：以四个频率向中国大陆播出，广播频率和时间为（皆为北京时间）：早上：6-7 点，9.635 兆赫，7-8 点，7.310 兆赫（《九评共产党》连播） 晚间：7-9 点，7.280 兆赫，9-10 点，7.310 兆赫，凌晨：0-1 点，11.765 兆赫。

明慧广播电台：每天播出三次。北京时间，早 6~7 点，7105 千赫；晚 9~10 点，6030 千赫。晚 11~12 点，11700 千赫。

突破网络封锁：用海外邮箱给 **d_ip@earthlink.net** 发一封空邮件，10 分钟内会收到三个动态网当前网址，点击即可安全上网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！

注意：动态网近期网址 **https** 是加密网址，浏览时弹出的两个对话框，请点“是”和“确认”，即可加密访问。

派份子’，全家下放劳改。这一下子前后就十八年哪！”

老局长气愤的：“你信不信，这就是党史！”

老郝：“让你永远都寒心，让你永远都打颤！”

老杨：“我那时真是天真幼稚啊！现在知足喽，退休时当了正院长，养老金上万啦，儿孙满堂，我可不愿再找事了，过几年平安日子吧。谁敢碰这样的事呀。你看法轮功好好的一群炼功的人，一夜之间就成了敌人了，太可怕了！”

四位老人沉浸在这一页页历史和不解的现实中，空气凝固了，时间似乎也停在这里了，大家竟然忘记了回家。

突然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闯进来：“伯伯、叔叔好！”

老张高兴了：“这不辰子吗！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”又拍了一下老郝的肩：“儿子回来你也不说一声。”

辰子：“我昨晚刚下飞机，回来是给公司办事。今天你们怎么都不吃饭了？我不放心，来找我爸。”

老局长赞叹着：“瞧人家那儿子！”

辰子：“您老几位聊什么呢？”

老郝：“说我们过去的事，说法轮功。”

辰子问：“不知道你们对法轮功怎么看？法轮功在国外的迅猛发展，得了上千的褒奖，那气势！”

老局长热切的问：“真的？”

老郝惊喜的：“怎么说的？”

老杨的表情非常严肃：“我根本就没听，立刻把电话挂上了。我不但没听，我立刻给电话局打了电话，让他们给查查，是哪给我打的电话。”

老郝：“你真神经，谁给查呀！”

老杨很得意：“查不查没关系，这等于我表了个态，组织问起来，有据可查呀！”

老张：“你是真让运动给吓破胆了。”

老杨：“五七年那一回已经够我受的了。”

老局长很关心：“你也受过委屈？”

老杨激动的说：“何止是委屈呀！老局长，您不知道，那时我二十出头，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医院。因为成功的做了两个高难度手术，一下打响了，还任命了我个‘副院长’，老婆也在院里当护士，我们又有一个儿子，日子过的美美的。”

他摊开两手，上下抖动着：“谁知一天晚上，我那个当区委副书记的好友找我喝酒，说反右运动进行的很顺利，就是还有一个名额没完成。我正替他着急，他忽然眼睛一亮，问我向领导提过意见没有？我说帮助党整风我提过：医院业务性强，不能派外行领导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他一听，说：你这就叫‘右派言论’，就报你充个数吧。他又说：‘不会有什么事，过两天运动就结束了，我能害你吗？’我想反正自己在部队立过二等功，咱们这也是爱护党，报就报吧。谁知只过了几天，被划成‘右

18

赵姨家的故事



赵姨，五十岁左右的年纪，穿着很普通，却总是透着一种高雅的气质，从她的身材和容貌推断，她年轻时应该是一个大美人。

一次闲谈中，我说：“赵姨，您年轻时一定很漂亮。”赵姨呵呵笑笑，母亲接过话说：“你赵姨可不止是漂亮，家里世代书香门第，她父亲就曾任某市市长。”

我听了很惊奇，因赵姨夫是一个本本份份、其貌不扬的人，一直在工厂里做杂工，凭赵姨的条件怎么会看上他呢？我隐约觉的这背后一定有一段故事。

赵姨看着我又是呵呵笑笑，然后开口说：“小丫头又浮想联翩了吧？说起我的家庭，其实也没什么，许多的中国人都曾经经历过，说出来都象是听评书，刚开个头，你就要知道下文了。”

我生怕赵姨不说，忙说：“您还是说说吧，我很想听。”

赵姨说：“我父亲在文革前任过市长，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整，成天挨批斗，不久我们全家被下放

3

老郝惊喜的：“怎么说的？”

老杨的表情非常严肃：“我根本就没听，立刻把电话挂上了。我不但没听，我立刻给电话局打了电话，让他们给查查，是哪给我打的电话。”

老郝：“你真神经，谁给查呀！”

老杨很得意：“查不查没关系，这等于我表了个态，组织问起来，有据可查呀！”

老张：“你是真让运动给吓破胆了。”

老杨：“五七年那一回已经够我受的了。”

老局长很关心：“你也受过委屈？”

老杨激动的说：“何止是委屈呀！老局长，您不知道，那时我二十出头，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医院。因为成功的做了两个高难度手术，一下打响了，还任命了我个‘副院长’，老婆也在院里当护士，我们又有一个儿子，日子过的美美的。”

他摊开两手，上下抖动着：“谁知一天晚上，我那个当区委副书记的好友找我喝酒，说反右运动进行的很顺利，就是还有一个名额没完成。我正替他着急，他忽然眼睛一亮，问我向领导提过意见没有？我说帮助党整风我提过：医院业务性强，不能派外行领导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。他一听，说：你这就叫‘右派言论’，就报你充个数吧。他又说：‘不会有什么事，过两天运动就结束了，我能害你吗？’我想反正自己在部队立过二等功，咱们这也是爱护党，报就报吧。谁知只过了几天，被划成‘右

18

赵姨家的故事



赵姨，五十岁左右的年纪，穿着很普通，却总是透着一种高雅的气质，从她的身材和容貌推断，她年轻时应该是一个大美人。

一次闲谈中，我说：“赵姨，您年轻时一定很漂亮。”赵姨呵呵笑笑，母亲接过话说：“你赵姨可不止是漂亮，家里世代书香门第，她父亲就曾任某市市长。”

我听了很惊奇，因赵姨夫是一个本本份份、其貌不扬的人，一直在工厂里做杂工，凭赵姨的条件怎么会看上他呢？我隐约觉的这背后一定有一段故事。

赵姨看着我又是呵呵笑笑，然后开口说：“小丫头又浮想联翩了吧？说起我的家庭，其实也没什么，许多的中国人都曾经经历过，说出来都象是听评书，刚开个头，你就要知道下文了。”

我生怕赵姨不说，忙说：“您还是说说吧，我很想听。”

赵姨说：“我父亲在文革前任过市长，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整，成天挨批斗，不久我们全家被下放

3

到一个很偏远很贫困的农村，在那里就更苦了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赵姨不由得顿顿了，接着说：“文革后，我们家又搬回到城里，我父亲被共产党整怕了，不想再当官，还把我们姊妹俩都嫁给了工人，怕是再成为镇压对象。现在看来，他的这番苦心是白费啦！”

“怎么说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嫁了一个工人，既不是富人也不算穷人，一直本本份份的过日子，按理是没有可能会招惹共产党，可是因为得了风湿，久治无效，我炼起了法轮功，身体是好了，可谁会知道这又成了中共镇压的对象？它是想打谁就打谁，我父亲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到根儿上也没看透这个邪党。唉，只要它当权，就没个好！”

我和母亲都只是默默的点头，赵姨接着说：“提起年轻时的经历，有两件事我这一生都忘不了。”

说到这儿，赵姨眼光深邃，好像沉浸在遥远的回忆中……



“我的母亲是一个大家小姐，人长的漂亮、精通诗文，性格温文尔雅。

父亲被批斗的时候，家里一下乱成了一团，吃喝都成了

到一个很偏远很贫困的农村，在那里就更苦了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赵姨不由得顿顿了，接着说：“文革后，我们家又搬回到城里，我父亲被共产党整怕了，不想再当官，还把我们姊妹俩都嫁给了工人，怕是再成为镇压对象。现在看来，他的这番苦心是白费啦！”

“怎么说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嫁了一个工人，既不是富人也不算穷人，一直本本份份的过日子，按理是没有可能会招惹共产党，可是因为得了风湿，久治无效，我炼起了法轮功，身体是好了，可谁会知道这又成了中共镇压的对象？它是想打谁就打谁，我父亲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到根儿上也没看透这个邪党。唉，只要它当权，就没个好！”

我和母亲都只是默默的点头，赵姨接着说：“提起年轻时的经历，有两件事我这一生都忘不了。”

说到这儿，赵姨眼光深邃，好像沉浸在遥远的回忆中……



“我的母亲是一个大家小姐，人长的漂亮、精通诗文，性格温文尔雅。

父亲被批斗的时候，家里一下乱成了一团，吃喝都成了

老人越说越激动：“可悲呀！六十年前我背叛了自己的家庭，领着人分了我家的田地，可后来硬怀疑我是叛徒，我叛来叛去，到底背叛的什么？历史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，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，现在资本家入党了，大大小小的当权者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财主，我为之奋斗一生的那个世界大同，到头来穷的越穷，富的越富。”

老局长的话停住了，大家进入了沉思。

老张：“走到这一步谁也没办法了！您说咱们革了一辈子的命，革出了个贫富悬殊，贪官成堆，道德沦丧。”

老郝：“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叫《九评共产党》，那真写绝了，您这问题人家分析到根儿上去了。”

老局长：“真的？前些天有一个老教授说给我一本，我还不要呢。”

老张忙说：“前两天在我家的防盗门上放了一本，我只翻了一下。”

三人正聊着，老杨进来了。

老张忙问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！”

老杨神魂未定：“我说说今天遇到的倒霉事。”

老郝担心的：“怎么了？”

老杨赶紧说：“我刚要到咱们这来，突然有个人从加拿大来的国际长途，说天要灭中共，让我赶快退党。”



老人越说越激动：“可悲呀！六十年前我背叛了自己的家庭，领着人分了我家的田地，可后来硬怀疑我是叛徒，我叛来叛去，到底背叛的什么？历史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，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，现在资本家入党了，大大小小的当权者成了腰缠万贯的大财主，我为之奋斗一生的那个世界大同，到头来穷的越穷，富的越富。”

老局长的话停住了，大家进入了沉思。

老张：“走到这一步谁也没办法了！您说咱们革了一辈子的命，革出了个贫富悬殊，贪官成堆，道德沦丧。”

老郝：“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叫《九评共产党》，那真写绝了，您这问题人家分析到根儿上去了。”

老局长：“真的？前些天有一个老教授说给我一本，我还不要呢。”

老张忙说：“前两天在我家的防盗门上放了一本，我只翻了一下。”

三人正聊着，老杨进来了。

老张忙问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！”

老杨神魂未定：“我说说今天遇到的倒霉事。”

老郝担心的：“怎么了？”

老杨赶紧说：“我刚要到咱们这来，突然有个人从加拿大来的国际长途，说天要灭中共，让我赶快退党。”



的丢了面子，回来跟我闹……”

老局长截断他的话：“别说了，这还笑话哪！公检法要都这样，还办什么案哪！不过我听说光公款吃喝每年就是五千个亿呀！”

老张：“真让人心痛，反腐倡廉，越反越腐败！”

老郝：“咱们管不了这事，也别生气，我再给你们来一段。”

老张：“好，好！”

老郝：“你们知道我这名字‘永革’的来历吗？六六年那个史无前例一开始，造反派就把我揪出来了。挂上大牌子斗我：你这个财政局长为什么开支打紧，收入打松，这就是克扣革命群众！说着两个大耳光就上来了。领头的大声喊：‘打倒走资派郝永修！’咚一脚把我踹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。一个女红卫兵喊着：‘你还想永修，快改名！’我只好说：‘那就叫反修吧’，她又急了，‘你只反修不反帝，现在勒令你，必须叫郝永革！’……”

老张笑笑：“那个时候愚昧，都可笑到什么程度了。”

他俩说笑着把头转向老局长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老人已老泪纵横了。

老局长看他俩着急，忙说：“别着急，我是想起那时，无故给我扣上个‘叛徒’的大帽子，差点就给打死了。整整十五年才平了反，好时候都过去喽！”

16

的丢了面子，回来跟我闹……”

老局长截断他的话：“别说了，这还笑话哪！公检法要都这样，还办什么案哪！不过我听说光公款吃喝每年就是五千个亿呀！”

老张：“真让人心痛，反腐倡廉，越反越腐败！”

老郝：“咱们管不了这事，也别生气，我再给你们来一段。”

老张：“好，好！”

老郝：“你们知道我这名字‘永革’的来历吗？六六年那个史无前例一开始，造反派就把我揪出来了。挂上大牌子斗我：你这个财政局长为什么开支打紧，收入打松，这就是克扣革命群众！说着两个大耳光就上来了。领头的大声喊：‘打倒走资派郝永修！’咚一脚把我踹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。一个女红卫兵喊着：‘你还想永修，快改名！’我只好说：‘那就叫反修吧’，她又急了，‘你只反修不反帝，现在勒令你，必须叫郝永革！’……”

老张笑笑：“那个时候愚昧，都可笑到什么程度了。”

他俩说笑着把头转向老局长，不由大吃一惊，老人已老泪纵横了。

老局长看他俩着急，忙说：“别着急，我是想起那时，无故给我扣上个‘叛徒’的大帽子，差点就给打死了。整整十五年才平了反，好时候都过去喽！”

16

问题，母亲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，一时不知怎么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当时造反派的一个头头看中了母亲，并找她谈话，说是只要答应他的要求，就可以“划清界线”，继续享受以前的生活，母亲没有犹豫就回绝了他。

后来我们全家都被下放到农村，我当时才十来岁，哥哥和姐姐也都没成年，我们被强迫干体力活，不给吃饱，还要不断被侮辱，村长接到指示就要拉我们一家去游街。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，孩子们不但不和我玩，还常取笑我，母亲不止一次的抱着我哭。

一位倾慕母亲容貌的市里干部，特意来找母亲，说是只要离婚，她可以马上带着仨孩子回城。母亲摇摇头，那个干部说：‘你要想清楚，要不你会后悔的。’母亲说：‘如果我现在和你走，会后悔一辈子，如果我留下来，只会后悔几天，最多是几年，所以我觉的还是留下来对。乌云不会总遮住太阳的，等有一天事情过去了，我怎么面对他？情何以堪？！’

父亲知道了这些事情，非常感动，在那无明的黑暗中，此事成了父亲生的希望。

若干年后，当母亲回到城里时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‘看，我们不是挺过来了吗？看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呀！’



5

问题，母亲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苦，一时不知怎么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当时造反派的一个头头看中了母亲，并找她谈话，说是只要答应他的要求，就可以“划清界线”，继续享受以前的生活，母亲没有犹豫就回绝了他。

后来我们全家都被下放到农村，我当时才十来岁，哥哥和姐姐也都没成年，我们被强迫干体力活，不给吃饱，还要不断被侮辱，村长接到指示就要拉我们一家去游街。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，孩子们不但不和我玩，还常取笑我，母亲不止一次的抱着我哭。

一位倾慕母亲容貌的市里干部，特意来找母亲，说是只要离婚，她可以马上带着仨孩子回城。母亲摇摇头，那个干部说：‘你要想清楚，要不你会后悔的。’母亲说：‘如果我现在和你走，会后悔一辈子，如果我留下来，只会后悔几天，最多是几年，所以我觉的还是留下来对。乌云不会总遮住太阳的，等有一天事情过去了，我怎么面对他？情何以堪？！’

父亲知道了这些事情，非常感动，在那无明的黑暗中，此事成了父亲生的希望。

若干年后，当母亲回到城里时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‘看，我们不是挺过来了吗？看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呀！’



5

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在迫害面前，我也曾茫然过。那天派出所的警察让我签不炼功的保证，我突然想起了母亲。法轮功把我变成一个健康的人，按理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能因为眼前的一点小利，而忘恩负义呢？

当警察逼着我签保证时，我就给他讲了我母亲的故事，我说：‘如果我签了，我将后悔一辈子的。乌云不会总遮住太阳的。’那个片警沉默了一会儿，对我说：‘你回家炼吧，全当我不知道你是炼法轮功的。’”

说到这儿，赵姨欣慰的微笑着，接着说：“我们回城后的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一进门，看见一个农民打扮的人在沙发上坐着，细看竟是我们家下放时整治我们的那个村长，一下火就向上窜，他把我们家害的还不够？怎么还敢来我家？

他的嘴很艰难的动动，大概是不知道怎么和我开口吧，我斜了他一眼，向母亲望去，本来是杀气腾腾的想问问，可是接上母亲的眼神又忙低下头，只听母亲说：‘这是你叔，怎么不叫一声，这点规矩都没有了？’我只好叫了一声叔，然后就进自己的房间了。

隔着门，我听见那个村长说：‘真是……唉，我对不起你们全家……现在又来麻烦您，我真是没办法……房子、值钱的我都卖了，还是不够……’

6

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在迫害面前，我也曾茫然过。那天派出所的警察让我签不炼功的保证，我突然想起了母亲。法轮功把我变成一个健康的人，按理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能因为眼前的一点小利，而忘恩负义呢？

当警察逼着我签保证时，我就给他讲了我母亲的故事，我说：‘如果我签了，我将后悔一辈子的。乌云不会总遮住太阳的。’那个片警沉默了一会儿，对我说：‘你回家炼吧，全当我不知道你是炼法轮功的。’”

说到这儿，赵姨欣慰的微笑着，接着说：“我们回城后的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一进门，看见一个农民打扮的人在沙发上坐着，细看竟是我们家下放时整治我们的那个村长，一下火就向上窜，他把我们家害的还不够？怎么还敢来我家？

他的嘴很艰难的动动，大概是不知道怎么和我开口吧，我斜了他一眼，向母亲望去，本来是杀气腾腾的想问问，可是接上母亲的眼神又忙低下头，只听母亲说：‘这是你叔，怎么不叫一声，这点规矩都没有了？’我只好叫了一声叔，然后就进自己的房间了。

隔着门，我听见那个村长说：‘真是……唉，我对不起你们全家……现在又来麻烦您，我真是没办法……房子、值钱的我都卖了，还是不够……’

6

的是毒空气，水果上都喷了农药，到处是毒……”

“咱们这儿还好哪，看那淮河两岸的百姓都没水喝了。小张啊！你说安徽那个毒奶粉，毒死人家孩子。这两天我听说，山西洪洞县又出了黑心砖窑，雇用的好多是8到12岁的小孩子，有的小孩子被他们打残废了，有的被打死了，惨着哪！”

“您说往后可怎么办？咱们这岁数了，死就死了，子孙后代怎么活？”

这时老郝哼着京剧借东风“我正在城楼观风景……”进来了。

老张露出喜色：“乐天派来了，快给我们来段笑话，老局长正闷呢！”

老郝比划着：“咱们‘聊天室’里只许说高兴的事。”说着给老局长斟满了茶，自己也来一杯，说：

“我给你们说个笑话吧！”

老张：“正等着哪！”

老郝：“我小女儿昨天晚上回来挺晚，她妈追问她：‘不就人家当事人请你们吃顿饭嘛，咋回来这么晚？’我小孙子听见了，跳着拍手喊：‘小姑姑的帽子两头翘，吃了原告吃被告。’小女儿正火气大哪，冲着我嚷嚷，说我没带她见过大世面，原来她把鱼翅汤当成粉丝汤。后来庭长告诉她，‘这是鱼翅，一碗就得五百来块。咱们六个人这顿饭一万多块哪。’我女儿觉



15

的是毒空气，水果上都喷了农药，到处是毒……”

“咱们这儿还好哪，看那淮河两岸的百姓都没水喝了。小张啊！你说安徽那个毒奶粉，毒死人家孩子。这两天我听说，山西洪洞县又出了黑心砖窑，雇用的好多是8到12岁的小孩子，有的小孩子被他们打残废了，有的被打死了，惨着哪！”

“您说往后可怎么办？咱们这岁数了，死就死了，子孙后代怎么活？”

这时老郝哼着京剧借东风“我正在城楼观风景……”进来了。

老张露出喜色：“乐天派来了，快给我们来段笑话，老局长正闷呢！”

老郝比划着：“咱们‘聊天室’里只许说高兴的事。”说着给老局长斟满了茶，自己也来一杯，说：

“我给你们说个笑话吧！”

老张：“正等着哪！”

老郝：“我小女儿昨天晚上回来挺晚，她妈追问她：‘不就人家当事人请你们吃顿饭嘛，咋回来这么晚？’我小孙子听见了，跳着拍手喊：‘小姑姑的帽子两头翘，吃了原告吃被告。’小女儿正火气大哪，冲着我嚷嚷，说我没带她见过大世面，原来她把鱼翅汤当成粉丝汤。后来庭长告诉她，‘这是鱼翅，一碗就得五百来块。咱们六个人这顿饭一万多块哪。’我女儿觉



15



前两年张经理退休时，单位念他为职工做了几件好事，就在公司后院给他留了一间办公室。他找了三个老朋友，风趣的说：“人家网上聊天，咱们哥几个地上聊。这个房间的名字就叫‘聊天室’。”大家欣然同意，并约定每周三来这里聊一次。

盛夏未至，天还凉爽，老张如往常一样早早泡好了茶，等着老伙伴们的到来。

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小张啊！快来扶我一把。”先到的是近八十岁的老局长。老张急忙把老局长扶进屋，问：“小阿姨怎么没陪您来？”

“别提了，陪你老嫂子哪！”

“老嫂子怎么了？”

“一宿吃四次安眠药也没睡着。”

老张关切的说：“可不能吃这么多，要中毒的。”

老局长喘着气：“还中毒哪！孙子下夜班回来一看，那安眠药是假的，一尝全是面粉。”

老张十分感慨：“老领导，您说咱们活到这个岁数，吃的毒米、毒面、毒肉……，喝的毒水，吸

‘别说那些了，都过去了，明天一早你就可以办住院的手续去啦！’

第二天，村长一走，我就翻了，等我吵吵着说完，母亲平静的说：“我看见他也是心里一揪，但是想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会不记得，除非是实在没办法啦，否则他怎么会登我们家的门？细问才知道，他唯一的儿子得了白血病……上天已经惩罚他了，我们怎么忍心再做什么呢？”

后来知道那个村长还是没有留住儿子的命，欠了一屁股的债，几年后也郁郁而终了。

文革时，他跟着共产党做了许多恶事，让我们长时间干重活、游街、开会批斗，可是共产党不是天呀，上面还有天，结果没几年就家破人亡了。

想想现在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们，也真替他们捏了把汗！”

赵姨爱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母亲的善行给她带来了晚年的幸福，近九十岁了身子骨还硬硬的，什么都能吃，儿女没有一个不孝顺的，我想这应该就叫老来福吧！”

古人总说善恶有报，看来此言不虚呀！

（文 / 夏天）◇



前两年张经理退休时，单位念他为职工做了几件好事，就在公司后院给他留了一间办公室。他找了三个老朋友，风趣的说：“人家网上聊天，咱们哥几个地上聊。这个房间的名字就叫‘聊天室’。”大家欣然同意，并约定每周三来这里聊一次。

盛夏未至，天还凉爽，老张如往常一样早早泡好了茶，等着老伙伴们的到来。

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小张啊！快来扶我一把。”先到的是近八十岁的老局长。老张急忙把老局长扶进屋，问：“小阿姨怎么没陪您来？”

“别提了，陪你老嫂子哪！”

“老嫂子怎么了？”

“一宿吃四次安眠药也没睡着。”

老张关切的说：“可不能吃这么多，要中毒的。”

老局长喘着气：“还中毒哪！孙子下夜班回来一看，那安眠药是假的，一尝全是面粉。”

老张十分感慨：“老领导，您说咱们活到这个岁数，吃的毒米、毒面、毒肉……，喝的毒水，吸

‘别说那些了，都过去了，明天一早你就可以办住院的手续去啦！’

第二天，村长一走，我就翻了，等我吵吵着说完，母亲平静的说：“我看见他也是心里一揪，但是想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不会不记得，除非是实在没办法啦，否则他怎么会登我们家的门？细问才知道，他唯一的儿子得了白血病……上天已经惩罚他了，我们怎么忍心再做什么呢？”

后来知道那个村长还是没有留住儿子的命，欠了一屁股的债，几年后也郁郁而终了。

文革时，他跟着共产党做了许多恶事，让我们长时间干重活、游街、开会批斗，可是共产党不是天呀，上面还有天，结果没几年就家破人亡了。

想想现在迫害法轮功的警察们，也真替他们捏了把汗！”

赵姨爱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母亲的善行给她带来了晚年的幸福，近九十岁了身子骨还硬硬的，什么都能吃，儿女没有一个不孝顺的，我想这应该就叫老来福吧！”

古人总说善恶有报，看来此言不虚呀！

（文 / 夏天）◇





大雨刚过的山村分外清新，水气还没散尽，在山顶上袅袅升起，看去象是神仙世界。最妙的是山坡上的水，一处处的，远远看去，泛着亮。

汽车在公路上飞快的行驶，我望着山上点点的水光，突然有一种错位的感觉，那不是水，而是一排排的烛光。

一排排的烛光。

进入村庄后，来到一个高高的黑色门楼前，小王说：“就是这儿啦！”

进门几步，一个老年妇女从屋里迎了出来，见到小王挺高兴，急着往屋里让。小王对我们说：“这是赵彬的母亲。”我们齐声喊：“大姨！”她应着，把我们都让进了屋。

“您老还好吧？小清还好吧？”小王问。

“还好。”

说话间我看见一个瘦瘦的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女孩子手扶着门框，半倚着门向屋内望，大姨招呼着：“来，小清，叫叔叔阿姨！”女孩子怯怯的，大姨说：“这孩子，怕生！”

这个就是赵彬的女儿了，看着她，我心里一阵酸楚。



大雨刚过的山村分外清新，水气还没散尽，在山顶上袅袅升起，看去象是神仙世界。最妙的是山坡上的水，一处处的，远远看去，泛着亮。

汽车在公路上飞快的行驶，我望着山上点点的水光，突然有一种错位的感觉，那不是水，而是一排排的烛光。

一排排的烛光。

进入村庄后，来到一个高高的黑色门楼前，小王说：“就是这儿啦！”

进门几步，一个老年妇女从屋里迎了出来，见到小王挺高兴，急着往屋里让。小王对我们说：“这是赵彬的母亲。”我们齐声喊：“大姨！”她应着，把我们都让进了屋。

“您老还好吧？小清还好吧？”小王问。

“还好。”

说话间我看见一个瘦瘦的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女孩子手扶着门框，半倚着门向屋内望，大姨招呼着：“来，小清，叫叔叔阿姨！”女孩子怯怯的，大姨说：“这孩子，怕生！”

这个就是赵彬的女儿了，看着她，我心里一阵酸楚。

二十分钟后，所长出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伯。分手时老伯说：“谢谢所长，你有福报了。”

那老人走后，所长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递给我“小明啊！我看你是个不错的人，给你一本书，回家好好看看。”你们猜什么书呀？”

石理、大佟齐声说：“《九评共产党》。”

小明：“你们怎么知道？”

石理：“谁不知道？！这个事早就不新鲜了，神要灭共产党了。大家都在三退哪。就是退党、团、队。”

小明瞪大了眼睛：“真的？”

大佟：“《九评》分析的那真叫透彻，你们所长算明白了。”

石理：“咱们可别再替共产党卖命了！”

大佟：“网上说迫害法轮功的，有近一万人遭报应了，怎么死的都有。”

石理：“法轮功说，明白真相有福报。”

小明急着问：“那怎么算明白了？”

大佟：“象你们所长那样呗。”

三人举杯，会心的笑了。



二十分钟后，所长出来了，后面跟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伯。分手时老伯说：“谢谢所长，你有福报了。”

那老人走后，所长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递给我“小明啊！我看你是个不错的人，给你一本书，回家好好看看。”你们猜什么书呀？”

石理、大佟齐声说：“《九评共产党》。”

小明：“你们怎么知道？”

石理：“谁不知道？！这个事早就不新鲜了，神要灭共产党了。大家都在三退哪。就是退党、团、队。”

小明瞪大了眼睛：“真的？”

大佟：“《九评》分析的那真叫透彻，你们所长算明白了。”

石理：“咱们可别再替共产党卖命了！”

大佟：“网上说迫害法轮功的，有近一万人遭报应了，怎么死的都有。”

石理：“法轮功说，明白真相有福报。”

小明急着问：“那怎么算明白了？”

大佟：“象你们所长那样呗。”

三人举杯，会心的笑了。



小明：“‘党是我的妈，厂是我的家，今天没饭吃，上哪去找家。’下面还坐着十多个人，全都是白头发的老头、老太太。原来是厂子被拆除了，他们退休早，看了病没地方报销，退休金那点钱不够买药，饭都吃不上了。

我转了半天什么都没抓到，往回走吧，刚到一个小区前，正碰上副所长和管片的，揪一个白发老太太，把她扔进警车，老太太大声喊着：‘法轮大法好！’一个姑娘冲上前拦着车。

姑娘说：‘你们不能随便抓好人哪！我母亲一万元的住院费押金丢了，是她拾到了，刚按地址送到我家。你们警察不能好坏人不分呀！’

副所长喊：‘她还在你们小区发《九评》。你再拦，连你一块抓。’

姑娘说：‘《九评》怎么了，我看过，你也回去看看。’副所长不容分说，推开姑娘就要开车。片警急切的喊：‘所长，还有一个跟她一块儿的，在三单元没出来！’

这时正所长骑摩托车赶来，问明情况后，挥挥手：‘你带人先走吧，三单元那个人我来处理。’

所长进了三单元，让我在门口守着。为了立功，我也进了三单元，想亲手抓个法轮功。

在楼道拐角处，听所长说：‘老人家，您去接着换门发吧，我给看着人。’

天哪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12

小明：“‘党是我的妈，厂是我的家，今天没饭吃，上哪去找家。’下面还坐着十多个人，全都是白头发的老头、老太太。原来是厂子被拆除了，他们退休早，看了病没地方报销，退休金那点钱不够买药，饭都吃不上了。

我转了半天什么都没抓到，往回走吧，刚到一个小区前，正碰上副所长和管片的，揪一个白发老太太，把她扔进警车，老太太大声喊着：‘法轮大法好！’一个姑娘冲上前拦着车。

姑娘说：‘你们不能随便抓好人哪！我母亲一万元的住院费押金丢了，是她拾到了，刚按地址送到我家。你们警察不能好坏人不分呀！’

副所长喊：‘她还在你们小区发《九评》。你再拦，连你一块抓。’

姑娘说：‘《九评》怎么了，我看过，你也回去看看。’副所长不容分说，推开姑娘就要开车。片警急切的喊：‘所长，还有一个跟她一块儿的，在三单元没出来！’

这时正所长骑摩托车赶来，问明情况后，挥挥手：‘你带人先走吧，三单元那个人我来处理。’

所长进了三单元，让我在门口守着。为了立功，我也进了三单元，想亲手抓个法轮功。

在楼道拐角处，听所长说：‘老人家，您去接着换门发吧，我给看着人。’

天哪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12

我从背包里拿出一小本画册、一本诗歌集，招呼小清过来，她一直靠着门站着，见我叫她，就睁大眼睛看着我，我说：“小清过来呀，阿姨给你看很好看的画册！你来看呀，有许多和你一般大的小朋友。”她走过来，怯怯的。

我把画册摊在她面前，指给她看：“看，这个是一个德国的小朋友，看她盘腿打坐的样子多好看！这个，是印度的一个学校，学生们在集体学炼法轮功；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家庭，他们一家人都炼法轮功，这是他们炼功时的照片。”

这时，小清慢慢伸出手指着一幅照片，我一看是小法度和她妈妈的照片，就给她解释说：“她的名字叫陈法度，她的爸爸因为炼法轮功被迫害死了，她和妈妈去了世界很多的地方，为国内和她爸爸一样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寻求帮助。”

小清一直盯着画册，我说：“总有一天中国也会自由炼法轮功的，这一天不远了，因为人人都需要真、善、忍！”

小清翻看着画册。许久，她抬起头说：“阿姨，我知道爸爸妈妈没有错，他们都是最好的人！只是，只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？爸爸、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我想他们啦……”

我的泪一下涌了出来，赶快说：“快了，快了……”可怜的孩子，原来她还不知道她的妈妈、爸爸已永远的离开了人世……

9

我从背包里拿出一小本画册、一本诗歌集，招呼小清过来，她一直靠着门站着，见我叫她，就睁大眼睛看着我，我说：“小清过来呀，阿姨给你看很好看的画册！你来看呀，有许多和你一般大的小朋友。”她走过来，怯怯的。

我把画册摊在她面前，指给她看：“看，这个是一个德国的小朋友，看她盘腿打坐的样子多好看！这个，是印度的一个学校，学生们在集体学炼法轮功；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家庭，他们一家人都炼法轮功，这是他们炼功时的照片。”

这时，小清慢慢伸出手指着一幅照片，我一看是小法度和她妈妈的照片，就给她解释说：“她的名字叫陈法度，她的爸爸因为炼法轮功被迫害死了，她和妈妈去了世界很多的地方，为国内和她爸爸一样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寻求帮助。”

小清一直盯着画册，我说：“总有一天中国也会自由炼法轮功的，这一天不远了，因为人人都需要真、善、忍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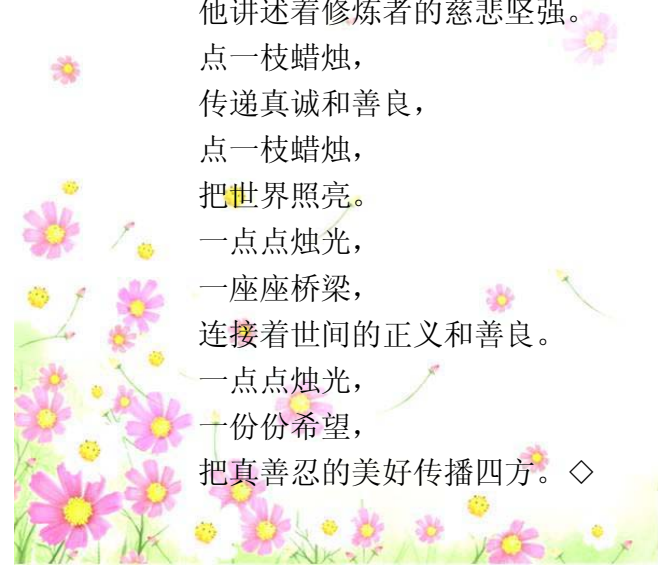
小清翻看着画册。许久，她抬起头说：“阿姨，我知道爸爸妈妈没有错，他们都是最好的人！只是，只是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？爸爸、妈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我想他们啦……”

我的泪一下涌了出来，赶快说：“快了，快了……”可怜的孩子，原来她还不知道她的妈妈、爸爸已永远的离开了人世……

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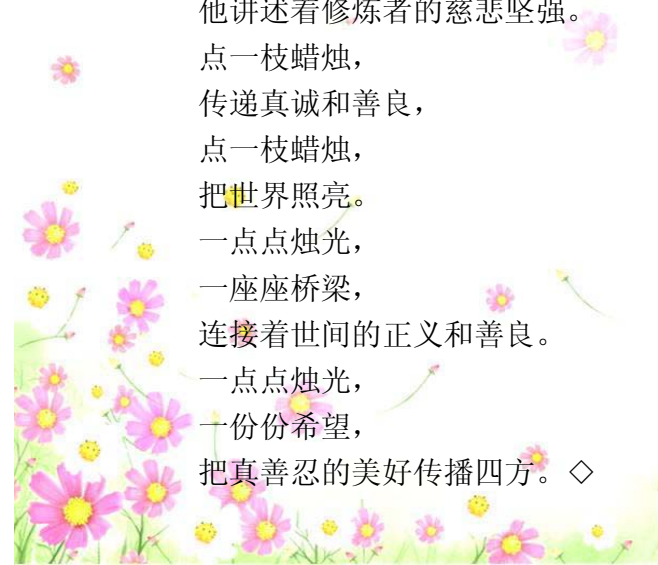
回来的路上，我们几个人都没说话，整个车里静静的，我把 MP3 打开，音乐缓缓得流出来：

一点点烛光，
一曲曲悲歌，
诉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。
一点点烛光，
一首首史诗，
他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。
点一枝蜡烛，
传递真诚和善良，
点一枝蜡烛，
把世界照亮。
一点点烛光，
一座座桥梁，
连接着世间的正义和善良。
一点点烛光，
一份份希望，
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。◇



回来的路上，我们几个人都没说话，整个车里静静的，我把 MP3 打开，音乐缓缓得流出来：

一点点烛光，
一曲曲悲歌，
诉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。
一点点烛光，
一首首史诗，
他讲述着修炼者的慈悲坚强。
点一枝蜡烛，
传递真诚和善良，
点一枝蜡烛，
把世界照亮。
一点点烛光，
一座座桥梁，
连接着世间的正义和善良。
一点点烛光，
一份份希望，
把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。◇



明白与糊涂



刚从警校毕业一年的三个好友相聚，酒过三巡，兴致勃勃，都抢着说自己的心里话。

小明说：“我说哥们儿，我跟你们说件新鲜事儿。”

石理和大佟赶快应和着：“快说！快说说！”
小明说：“我刚分配到派出所不久，副所长说上面有命令，让我换上便衣到街上去抓法轮功。我心想立功的机会来了，就说：‘您一百个放心吧，在警校我们都上过课了，他们的长相不就傅怡彬那样吗！说话颠三倒四。要不就象天安门自焚那几个疯疯癫癫，我全给您抓来。’

正得意着，副所长打断我的话：‘错了，错了，不是那样儿的，你得看那个慈眉善目的，什么谁丢东西他在那等人家回来拿呀，什么卖东西的多找钱他正退呀……’听了这话，我当时就傻了，又不敢问，只好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出去了。

当我走到一座立交桥旁边，远远看见一个红底白字的大横幅，心中一喜：要是法轮功的横幅，这不就立了个大功吗？

石理：“那上边写的是啥呀？”

明白与糊涂



刚从警校毕业一年的三个好友相聚，酒过三巡，兴致勃勃，都抢着说自己的心里话。

小明说：“我说哥们儿，我跟你们说件新鲜事儿。”

石理和大佟赶快应和着：“快说！快说说！”
小明说：“我刚分配到派出所不久，副所长说上面有命令，让我换上便衣到街上去抓法轮功。我心想立功的机会来了，就说：‘您一百个放心吧，在警校我们都上过课了，他们的长相不就傅怡彬那样吗！说话颠三倒四。要不就象天安门自焚那几个疯疯癫癫，我全给您抓来。’

正得意着，副所长打断我的话：‘错了，错了，不是那样儿的，你得看那个慈眉善目的，什么谁丢东西他在那等人家回来拿呀，什么卖东西的多找钱他正退呀……’听了这话，我当时就傻了，又不敢问，只好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出去了。

当我走到一座立交桥旁边，远远看见一个红底白字的大横幅，心中一喜：要是法轮功的横幅，这不就立了个大功吗？

石理：“那上边写的是啥呀？”